

南朝鮮人民的生活



1.2

5



南朝鮮人民的生活



外國文出版社

1959年 • 平壤

南朝鮮人民的生活

編輯者 外國文出版社

出版者 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 勞動新聞出版印刷廠

1959年 8月

目 次

可恥的紀錄·····	(1)
失業者在增多，工資在降低·····	(4)
谷倉地區變成飢餓地區·····	(18)
惡夢般的生活·····	(30)
只有一條路·····	(49)

可恥的紀錄

十四年前霸佔南朝鮮的美帝國主義者，製造李承晚傀儡政府，並予以所謂經濟“援助”，妄想使人相信南朝鮮似乎走向“繁榮”和“民主”的道路。西方的一些國家在聯合國會議上追隨美國的這種策劃，抹殺朝鮮人民爭取民族統一獨立和民主發展的志向，致使聯合國的威信一落萬丈。

正如朝鮮俗言說：“口袋裡的錐子終究要露出尖頭”。美帝國主義用武力強佔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朝鮮社會的真面目，如今已大白于世。美國侵略者強佔的南朝鮮，是法西斯恐怖集團橫行霸道的黑暗世界的象徵，充滿着貧困、悲慘、腐敗和混亂的現象。

因此，瑞典雜誌“斯本斯卡·比爾特”記者訪問南朝鮮以後說，那里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活地獄”；“印度時報”特派記者說：那里是“死亡的土地，垂死的地”。美國路德教的牧師尼爾先指着南朝鮮人民的貧困生活說：

“已經 到達了失掉人類體面的地步”，並且打個比喻說：“南朝鮮社會是腫爛的膿瘡”。在“聯合國經濟委員會”担任“計劃官”職務的加拿大人捷伊•錢金斯，在自己的日記“南朝鮮的真相”一文中寫道：“除了一小撮的腐敗的政府 官員、警察、大工商業者以外，南朝鮮 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場惡夢。”

更使人感興趣的是，甚至曾經幾乎唯獨支持南朝鮮單獨“選舉”和李承晚 傀儡 政府的 親美 反動報“東亞日報”，今天對南朝鮮人民的生活公開說：這是“四千年來沒有過的苦難生活”，並痛斥李承晚傀儡政府說：“它是史無前例的法西斯恐怖政權”。看來，對南朝鮮的現實這家頭號反動報也再沒有辦法說好話了。

今天在南朝鮮活得不如死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的達六百六十萬人，他們佔南朝鮮全體居民的28%，佔有勞動能力者的56.3%。這些反映了 工業和農業全面 破產的數字，從人口比例來看，不僅是在朝鮮的歷史上，而且是在世界歷史上的最高的紀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這種 罪惡的 紀錄，在南朝鮮 人民的 整個生活中不斷產生。

據南朝鮮雜誌“真相”（1959年2月號）的報道，在南

朝鮮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爲五十六美元，這和在亞洲國民收入最低的泰國相比，還不到它的二分之一。因而，該雜誌寫道：“韓國的老百姓太窮。分錢都困難，糊口也難得不如死得痛快”。

工人工資低和勞動時間長這方面，世界上找不到其例的；斷糧農戶和離鄉農戶多、農民負債又重這方面，佔世界第一位；物價和稅金上漲快這方面，朝鮮歷史上找不出前例。不僅如此，在官員的暴行和腐化方面，在壓迫人民和課以重稅方面，也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賽過“大韓民國”的。

日本雜誌“中央公論”1958年12月號發表了題爲“六十萬旅日朝鮮僑民的現狀”的文章，談到南北朝鮮相反的情況說：“韓國目前的困難情況，令人難以相信，而共和國北半部恢復建設的速度，又使一般的日本人難以相信。”並指出說：“總的來說，李承晚統治下的南朝鮮經濟的混亂現象，超過了日本被打敗後的1946年情況，政治上也比東條政權時代更殘酷，這是不可隱諱的事實。”“中央公論”的這種對比，絕不是偶然的。

失業者在增多，工資在降低

美帝國主義殖民地掠奪和李承晚匪幫的軍事警察統治，給南朝鮮勞動人民，特別是給工人和農民帶來了最大的痛苦。

據傀儡政府中央銀行“韓國銀行”的統計，1958年11月，秋收之後，正是佔生活費的絕大部分的米價最便宜的時候，南朝鮮工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以家屬五口人爲標準）平均達六萬四千三百八十五圓（以市場上兌換比例折算約爲六十美元），製造工業部門工人的平均工資僅有二萬五千二百圓（“韓國銀行調查月報”1959年第3期）。工資僅佔生活費的39%。同月職員的平均生活費爲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二圓，由此看來，十分明顯，上述工人的生活費是盡量縮小的。不僅如此，上述的統計說明了南朝鮮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停戰後也有系統地下降。據“韓國銀行”統計，1954年度南朝鮮工人的平均工資僅佔生活費的46%，1956年度佔45%。（據“韓國銀行”出版的1957年“經濟年鑑”）



這是南朝鮮許許多多倒閉了的工廠中的一個

但是，實際上這些數字絕不能正確地反映出工資和生活費的關係。

首先在工資方面來說，這個統計是以每月勞動二十六天為前提計算的。但是，這絕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為僅在1958年11月，美國剩餘商品的壓力，勞動人民貧窮化所招致的購買力的降低，傀儡政府增加軍費招致的稅金的增加，“超緊縮政策”所招致的資金的極度困難，致使南朝鮮75%的工業企業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並且，拖欠工人的工資在南朝鮮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因此，十分

明顯，上述工資和生活費比例是會更加減少的。不消說，在物價繼續上漲的情況下，工人們即使按時領到工資，實際工資也是降低的。不僅如此，難以維持當天生活的工人們，等不到拖欠的工資，不得不把工資傳票以七成的代價賣給那些和企業主勾結的投機分子（“京鄉新聞”1959年1月23日報道）。要計算南朝鮮工人工資時，這種情況也得考慮的。

1958年南朝鮮工人反對企業主的鬭爭中，要求企業主發拖欠工資的鬭爭，佔 34.8%，這充分了解拖欠工資的現象多麼普遍。例如：由李承晚傀儡政府管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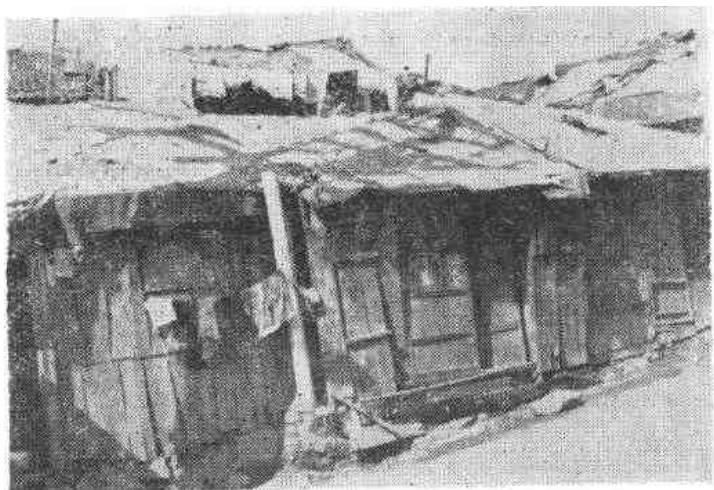
南朝鮮各報連日登載拖欠工資和大批解雇的消息

“韓國運輸公司”在1956年到1959年4月的期間拖欠或貪污工人的工資達十二億圓以上；李承晚傀儡政府直屬企業“大韓煤炭公司”所屬各煤礦的情況，也幾乎如此。
（“合同通訊社”1959年4月15日報道）

特別令人驚訝的是，李承晚傀儡政府依法保護對工資的這種非為。李承晚匪幫披着民主的外衣，發布了一系列的所謂“民主勞動法令”。其中“勤勞基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工資必須每月定期開支一次以上”。但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還規定，企業主違反這個條例時，須繳“一千圓以下的罰款”，來實際上依法庇護他們拖欠工人工資的行為。對此，南朝鮮的“朝鮮日報”寫道：拖欠工人的工資幾千幾億圓的缺德的企業主，僅繳等於兩、三盒香煙代價的罰款，就可以脫卸拖欠工資的責任，這怎能說是保護工人的民主法令呢？

再看南朝鮮工人生活費的內容，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工資多麼微不足道。僅據“韓國銀行”統計1958年11月平均每個工人家庭的伙食費達三萬三千三百九十四圓，這等於誇大的收入的132.5%。

聯合國統計局出版的1958年“聯合國年鑑”也承認，個人生活費中食品費比重最大的地方便是南朝鮮和加



漢城的板房

納，佔57%，居世界首位。

房租和水電採暖費爲八千二百二十七圓，佔已誇大的工資的32.6%。其實，所謂住宅，不外是窄小的單間租房、防空洞或地窖，根本談不到供五、六口人起居之用。（“京鄉新聞”1959年2月8日）

這樣，南朝鮮工人爲吃和住就得支付他的最高收入的165%，其他衣服費、稅捐、交通費、子女教育費等是怎麼辦呢？

由於物價昂貴、稅捐過重，南朝鮮工人的實際收入

不斷減少，這且不說，就是他們的貨幣工資也在降低。例如，截止1958年12月，南朝鮮製造工業部門工人平均貨幣工資，比1957年12月降低6%，與此相反，零售商品價格指數，在同期上漲了7.3%。（“韓國銀行調查月報”1959年2月號）

固然這樣，那麼南朝鮮工人用如此菲薄工資怎能夠活下去呢？關於這點，用會計學是計算不出來的。他們的



這就是農民們的住所。連美國路德教會牧師尼爾先也說，這不如豬圈

生活是充滿血淚的悲痛生活。翻看南朝鮮報紙，沒有一天不登悲痛消息：南朝鮮人民以草根樹皮充飢，走投無路，就同可愛的妻子一起，走上了自殺的絕路。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奴役政策的結果。自殺悲劇與年俱增。據李僞警察當局縮小發表的數字，漢城市自殺人數，1956年每日平均零點九名，而到1957年全年激增至一千四百四十三名。（雜誌“希望”1958年2月14日）南朝鮮出版物說，南朝鮮工人還能夠活下去，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南朝鮮產業，原來由於日寇的殖民統治而很落後，如今由於美帝國主義實行徹頭徹尾的剩餘商品市場化政策，它業已破壞殆盡，從而就業工人數大為減少，已是寥寥無幾的了。

特別是1957年，受美國經濟危機的影響，南朝鮮產業景況更加惡化。美帝國主義為擺脫經濟危機，以“援助”的名目，增加對南朝鮮的剩餘消費商品傾銷量，促使南朝鮮許多企業破產；倖存的企業，也為了維持營業，加強“經營合理化運動”，增加勞動強度和進行大量解僱。

據“韓國銀行”出版的1958年“經濟年鑑”，南朝鮮製



爲數六百六十萬的失業者及半失業者，整天徘徊在街巷和村頭，找尋工作。但是，每天等着他們的是失望，他們絕望地說：“找工作真比上天摘星星還難哪！”



造工業和運輸及商業部門就業工人數，僅達這些部門原有職工數二十四萬四千六百六十名的大約三分之二。再加上採礦業、林業、漁業和美軍事基地以及碼頭部門就業人數，也不過是三十萬到四十萬名。

上面說過，南朝鮮現有六百六十萬名失業者和半失業者，這樣一來，毫無疑問，南朝鮮在就業率低而就業不穩定這方面，將居世界首位。（“產學經濟新聞”1959年3月6日）

失業者和半失業者數超過就業工人數的十多倍。這種情況，便是進一步惡化就業工人勞動條件的主要因素。

菲薄的工資，不可忍受的長時間的勞動和勞動強度，大量解僱以及沒有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制等事實，便是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如果，一天被強迫勞動十二小時到二十小時，勿論是誰也會發問：人的體力怎麼受得了？但是，今天在南朝鮮確實有這種野蠻的剝削。

對這一點，無須多舉實例，只舉下面的一例，可推而知之：以反共產主義聞名而受李承晚集團支持的“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1958年11月11日和12日間在日本東

京召開了“亞洲地區纖維大會”，大會承認，南朝鮮紡織工人被強迫做一天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並致李承晚傀儡政府抗議書一份，要求立即停止這種做法。抗議書說，“自由工聯”指出，對工人的如此“不人道的剝削行為”，在亞洲，就是在南朝鮮和香港才能看得到的。（“京鄉新聞”1959年1月8日）

在這里，“自由工聯”故意避而不談一天工作二十小時的事實，但據南朝鮮各報報道，“漢城市汽車運輸部門工人五千名，一天被強迫勞動二十小時，即從清晨四時到晚間十二時”。（“京鄉新聞”1959年3月5日）

另一方面，還用監工和解僱等威脅恐嚇的方法，不斷加強勞動強度。例如，在美國公司承包的忠州肥料廠建設工地，有六百名工人竟在五十名美國人、十一名警察和四十五名公司警備員等共計一百零六名的森嚴警備下被強迫進行繁重的勞動（“東洋通訊”1956年9月1日）。各煤礦則竟動員李偽軍，增加勞動強度。

加強剝削還表現在大量僱傭婦女和童工，以及施加同工而不同酬的殘酷的差別待遇方面。據李偽政府“保健社會部”調查，截止1958年12月，南朝鮮第二個大城市釜山市六萬名工人中，佔30%的一萬八千多名是童工。（“京